

人鬼情仇

易劣昌明 /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人鬼情仇

易方昌明 著

责任编辑：文 华

封面设计：李 琳

书 名 人鬼情仇

作 者 易考品明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编 者 内蒙古达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68毫米 1/32

印 张 11印张

版 次 2002年7月第一版 200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06-332-X/1·278

定 价 21.80元

目 录

白日见鬼	(5)
两情相悦	(15)
棒打鸳鸯	(24)
风流鬼泣	(37)
丽鬼遇神	(47)
道士胡说	(57)
鬼泣神惊	66)
鬼打胡说	(12)
鬼魂不散	(78)
暗结丝萝	(95)
雪夜冤魂	(105)
恶结鬼胎	(114)
恶贯满盈	(132)
梦鬼惊魂	(143)
贪花食色	(162)
毒兄霸美	(173)
丽云纳鬼	(190)
城隍助鬼	(200)

今非昔比	(206)
福生有胎	(216)
鬼借人口	(228)
现世报之	(235)
同登鬼录	(248)

内 容 简 介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权有势者胡作非为；累穷累困者受尽欺凌，最终天地感应，善恶有报。

邢员外依仗富有，暗中毒死成光，将其妻纳为三姨太，谁知这三姨太为达生育目的，瞒着他做尽丑事，丧尽天良，最后虽得一子，却又早夭。

而邢员外毒兄霸嫂、奸杀子媳，毒死成光，谋害尤先生……诸多罪行，终于泣鬼惊神，得以报应。

书中苦鬼、累鬼、丽鬼、风流鬼……；水府正神、居室之神、祭祀之神、夜游神、城隍……皆为“书中不够，鬼神来凑”，均系编排塑造，无中生有，不足为凭。

但此书将阴阳两地，人鬼异途混为一体，鬼含恨而泣，神闻之而惊，最后善报恶报，有感有应，虽不无荒谬，但也足可品味。

世间何尝有鬼
妖魔皆自心生

.....

欲知个中委曲，何不开卷一阅。

附：

书后尚有十则脍炙人口的鬼故事。

白日见鬼

词曰：

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自心生。违理犯法任胡行，白日见鬼有因。

人鬼本是两途，阴阳正邪同分，累折穷磨怨无限，鬼魂也会泄愤。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那来什么鬼？

然而，邢家庄的员外却真的见到了鬼。

这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个日暖花香晴空万里的好日子。邢员外将一天的事务吩咐下去，用过早膳，照例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抽烟品茶。但见他四十来岁的年纪，一张方脸白净微胖，浓眉亮目，只是双目射着逼人的凶光，身材高大，似乎威风凛凛。身边站着个小丫环叫梅香，真个小巧玲珑，低眉敛目的十分惹人爱怜。

“梅香，去喊你三姨娘来！”

“是！”

梅香答应一声，出厅门而去。

就在这时，邢员外望着梅香背影的脸色惨变，本来就圆睁着的双眼睁得更圆更大，全身的毛发随之根根竖起。

鬼？

鬼！？

“鬼。”

是的。邢员外待梅香离去，便见门角闪出一个女鬼，一步步向自己走来。你道这鬼怎生模样：

三寸金莲，着一双绣缎花鞋，八折罗裙，扭摆动轻盈步态；十指尖尖腰似柳，双乳如峰惹人爱。粉颈上挂条绳索，分明是悬梁自尽尝宿债；长舌吐出，自然是三寸气断苦难挨；双睛暴吐，说不得生前负气寻短见，死后含怨气难排。不知员外造下什么孽，惹得冤鬼上门来。

“还我清白，还我命来。”

一个阴森森、冷冰冰的声音刺进邢员外的耳膜，尤如五雷在他的头顶炸响。

“鬼，有鬼。”邢员外转身欲往后面逃走。然而，后门处又有一鬼拦住去路，这鬼怎生模样？但见：

头戴儒巾，摇头晃脑尽斯文；身着青衫，潇洒飘逸才学深；秀眉亮目，满脸晦气运未通；红唇白齿，身材修长鼻正隆。正是卖臣长街把柴卖，蒙正寒窑时来逢。可怜肚腹形态异，遍身泥水往下淋。员外何时又造恶，地府来了风流淹死魂。

“还我命来。”

语如寒冰流过，双目似火喷人。

邢员外“扑腾”跪在地，叩头如捣蒜地连呼：“尤先生饶命，尤先生饶命……”

“饶命？你也叫饶命？你纵死百回，又怎抵得我们两条命？！恶贼，你这十恶不赦的恶贼！”背后女鬼狠狠而言。

邢员外忙着车转身对着女鬼叩头道：“蕙英饶命、蕙英饶命

.....”

邢员外不闻鬼言，只顾叩头，身上冷汗直流，浑身尤如筛米糠抖个不停。

这时，三姨太素琴与梅香同进厅来，一见员外跪在地上只顾叩头，口中胡言乱语，不由惊呆了。待回过神来连忙奔近员外，一左一右搀起他道：“老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怎么啦？”

员外抬头望望两人，白眼一翻，斜倒于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三姨太又惊又急道：“梅香！快、快，快去喊人扶老爷进房去。”

梅香出去不久，便喊来管家邵百正及两名护院家丁。众人手忙脚乱地将邢员外搬进三姨太房内。

这时，早已惊动了合家老少。一时间惊叫声、急呼声、询问声……乱七八糟。

还是三姨太回过神来道：“快、快派人去请大夫。”

管家一面张罗人去请大夫，一面将众人劝出房间。房内顷刻静了下来，唯有邢员外的正房太太及两位姨太并梅香几人。

“素琴！老爷早晨还好好的，如何变成这付模样？”富态十足，穿绸着缎的邢太太盯着三姨太问。

素琴仗着老爷宠她，平常从不拿正眼看人，就是正房太太，她也从不相让。此刻见太太言语不善，心中老大不高兴，眼一翻，嘴一翘道：“老爷素常在我房内过夜，总是精力充沛，神采飞扬。昨夜谁知被那位妖精，盘剥得这般模样。”

素琴原以为昨夜老爷是在太太房中过夜；她哪料到昨夜乃老爷与二姨太缔结秦晋的纪念日，自然小酌小聚、欢谈欢会。而二姨太薛丽云出身名门望族，虽平素不愿争风吃醋，但谁动到她的头上，她也非吃素的主儿。当时听了素琴的话，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冷冷而言：“太太有如倒塌的寺庙，一年难逢

一回斋主。眉毛先出世，还不如卵毛后生根。祖宗缺德，家出狐狸精。老爷精壮当年，被那狐狸精日盘夜剥，如此下去，只怕……哼！”

二姨太冷哼一声，竟自出门而去。

素琴怒而难言，尴尬地笑笑对邢太太道：“太太也请回房休息吧，这里有我。”

邢太太顾自在椅上坐下，再不理她。

素琴自觉没趣，对梅香道：“你且出去看看，大夫请来没有。”

梅香才要出门时，邵百正已同大夫风燎火急的奔了进来。

背着药箱的下人将药箱放在桌上退了出去。大夫坐到床前，手按脉门，闭目测试。良久，大夫睁开眼，将员外的手纳入被内道：“脉平而稳、气血稳而平，员外并无大病。但不知此病起因怎样？”

众人将目光望向三姨太素琴。

素琴忙道：“老爷让梅香唤妾到客厅，不知有什么事要对妾讲。妾与梅香来到客厅时，但见老爷跪在地上叩头，口中胡言乱语，妾上前相扶时，老爷便倒于地上，口吐白沫，昏厥过去。”

大夫闻言，闭目静思良久道：“乌药顺气芎芷姜、橘红枳桔及麻黄、僵蚕炙草姜煎服、中气厥逆此方详。老夫先用‘乌药顺气汤’一试。”

邢太太道：“老爷病情如何？此汤可对症否？”

大夫道：“老爷本无病，无疑于中风，故用此汤解之，本方用乌药通调逆气；麻黄、桔梗，宜通肺气；川芎、白芷，和血气而散风。气逆就会生痰，所以用陈皮、枳壳，理气行痰；僵蚕散结化痰而消风。炮干姜温经通阳，甘草和中泻火，再加姜、枣调 and 营卫。此方即可治中气，也可治中风。”

邢太太道：“老先生妙手，自然回春。妾等但凭老先生作

主。”

大夫再不多言，取笔铺纸写下一方：

乌药、陈皮各二钱；麻黄（去根节）、川芎、白芷、桔梗、炒枳壳各一钱；僵蚕、炮干姜、炙甘草各五分，加生姜三片，大枣一枚煎服。

大夫将药方开得明白，交付邢太太。邢太太递给管家邵百正办理。太太令人将赏银打发大夫走后，回头对素琴道：“老爷既在你房内，你且小心伺候。梅香，你与三姨娘一同伺候。”

邢太太言罢，与一千人众离开三姨太太房间。

素琴待众人离去，冲着门口下吐一口垂涎，啐了一声，然后起身将房门微微掩上，这才走近梅香，拉着她的手一同在床沿坐了下来。

梅香有些忸怩道：“三太太，我、我一个下人，怎、怎敢与你坐一块。”

素琴满面是笑道：“你是老爷身边的人，我自然另眼相看。咱们就是姐妹称呼，也不为过。”

“承蒙三太太抬举！”

“好张乖巧的嘴，怪不得老爷喜欢你。梅香妹妹，今年几岁了？”

“十五。”

“哦，也是懂事的年纪了。”

“梅香年小不懂事，有什么错处，还请三太太教训。”

素琴将嘴贴在梅香身边道：“我不是讲那事，而是讲男欢女爱在一块的乐事。”

梅香伺候邢员外有年，自然没少碰上那不些不尴不尬之事。当时闻得此言，不由得一张俏脸羞得通红。浑身也似燥热不安

道：“三太太好没正经。”

素琴将她娇小的身躯揽住道：“好妹妹！咱们女人出世，生定是伺候男人的命。邢老爷有家有势，又当年富力强，咱们跟着他，自然荣华富贵一辈子。丑太婆生了一个蠢子，二房和我又似乎是不下蛋的鸡。若你做得四房，帮老爷生下一男半女，这个家也就是你的天下了。”

梅香低头弄着长辫道：“我一个丫头，那敢指望那些。”

“只要你心肯，我帮你。”

“全凭三太太成全！”

素琴笑道：“好乖的妹子，到时可别忘了我这大媒人。”

“姐姐恩德，没齿不忘。若有寸进，自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

两人正说得投机处，突闻邢员外狂呼：“有鬼、有鬼！饶命、饶命……”

俩人闻言，惊吓一跳，弹起身惊问：“老爷！你怎么啦？你醒醒……”

然而，邢员外似乎充耳不闻，又复昏睡过去。

未待片刻，邵百正领着个妈子端了煎好的药汤走了过来道：“三太太，你且去进午膳，让我们侍候老爷用药。”

素琴道：“麻烦邵管家让厨房送些酒菜来我房内，我与梅香共吃。汤药由我喂老爷。”

管家答应一声，转身欲走。

素琴又道：“老爷刚才醒来吩咐，不要任何人进来打扰。”

邵百正淫邪一笑，揶揄道：“包括太太。”

素琴也斜他一眼道：“知道就好。”

邵百正摇头晃脑的去了。

素琴、梅香帮助妈子将汤药一勺一勺地喂进员外口中。

汤药似乎起了作用，邢员外沉沉的睡了过去。

素琴与梅香就着厨房特别送进的饭菜，有滋有味地吃得十分开心。

“喂！家父死了没有？”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句傻巴隆冬的问话。随着话音走进一位傻太个儿。但见他怎生模样：

头戴歪巾，三百六十日不干正事；身穿短服，二十五年未学长处；牛高马大，倒象条英雄好汉；浓眉呆目，斗大的脑壳装尽糊涂；行事尤如瞎眼熊，躺下仿佛睡死猪。开口只讲瞎话，出语哪有细粗。正是员外前世造下孽，此辈生下大蠢驴。

来者并非别个，正是邢员外的宝贝儿子邢富贵。

素琴一见，忙笑道：“富贵，吃了吧。”

“吃了，你吃，我看我爹。”

“你爹睡了，你玩去。”

“我玩去。梅香，你跟我玩去。”

“梅香要陪你爹。”

“爹讲梅香嫁我，陪我也陪爹。”

素琴掩口笑笑道：“富贵乖，听话。快去玩。要不，梅香不嫁你，我也不理你。”

邢富贵忙道：“别不嫁我，别不理我，我玩去。”

邢富贵走了。

素琴笑道：“妹妹！怪乎老爷疼你，原来想要你做他儿媳妇。”

梅香脸红红的道：“我才不嫁那傻蛋。”

“明嫁他，实陪老爷。”

“太太，你坏，我不与你讲话。”

“哟！生气了。”素琴轻声细语道：“嫁他更好。反正老爷就他一个儿子，你嫁他，这份家产就全归你了。反正他吃饱了不管天下事，到时你怀了孕，管他生的是子是孙、是驴是马，你当你的少夫人就是了。”

“三太太，你好没正经。”

“到时候你也正经不象啦！”

俩人说说笑笑，一个下午也就很快打发过去了。

眼看日落西山，黄昏来临，邢太太、二姨太管家一千人等先后都来看过员外，便各自去打点自己的五脏庙，准备休息。素琴与梅香也自用过晚膳、沐浴更衣准备睡时，邢员外突然大叫：“尤先生饶命、蕙英饶命！来人呀！鬼……”

素琴大惊，忙奔近床前握住员外一只手道：“老爷！你醒醒。我是素琴！”

“素琴？”邢员外睁开双眼，盯着素琴道：“这么说，你也死了不成！”

“老爷！你说胡话了。咱们都活得好好的。”

“我真没死？我这是在哪里？”

“没死，你在我房内呢？”

“那么我今天？”

“你今天吃过早饭，在厅里突然发病，大夫讲是中风，吃了两剂药，你这不是好了吗？”

“哦！家里人呢？”

“怕惊动你，都休息去了。只留我与梅香伺候你。”

梅香走近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老爷，你可醒了。”

“梅香！”邢员外支起身抓住梅香的手道：“你们别离开我。我怕！”

“咚咚……”

房门被叩响了。

邢员外闭上眼惊叫：“来了，鬼来了。”

门外响起傻子的声音：“没鬼，是我。”

邢员外忙道：“梅香！开门让傻子进来，多个人多个伴。”

梅香开门放进傻子，又复关上门。

傻子走近床前道：“爹呀！你没死，我啥时能做爹呀？”

邢员外一指临时支起的一张铺道：“你到那铺上躺着，若再说话，我明天饿你一天。”

邢富贵大概曾经饿怕了，乖乖的躺倒床上，再不敢吭一声。夜，渐深渐静。

素琴对梅香道：“梅香！你睡那一头吧。我陪老爷睡。”

梅香有些迟疑，不好开口。

邢员外道：“梅香！你若怕时，便睡我这里面吧！”

素琴笑道：“还不听老爷的话，睡里面去吧！咱三人共枕。”

梅香再不打话，和衣在另一头睡下。

邢员外笑道：“真是小孩儿家。”

素琴脱衣上床，偎进员外怀中道：“现在可好了，白天吓死人。”

邢员外道：“你明天悄悄吩咐管家，叫他多备些冥钱祭品，去尤先生和蕙英的坟上走一趟，求他们赦过我。白天去不方便，晚上去吧！”

“白天你见到了他们的鬼魂？”

“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知道。只是做那种事须本家亲人去道破。太太和丽云是不会去的，今天也只来看你一次。”

“这两个贱人可恶！”

“可我一人去，更深夜静又怕。不如让傻子与我做个伴吧！”

邢员外搂紧素琴亲了亲道：“还是我的三太太最亲最好。”

紫琴撒娇撒痴道：“要不是老爷疼我，我在这里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别怕她们，总有一天我扶正你。”

室内灯烛明亮，傻儿富贵鼾声如雷。梅香也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和孩儿般的梦呓。而室外万籁俱寂，尤先生和蕙英的游魂不知去了哪里。